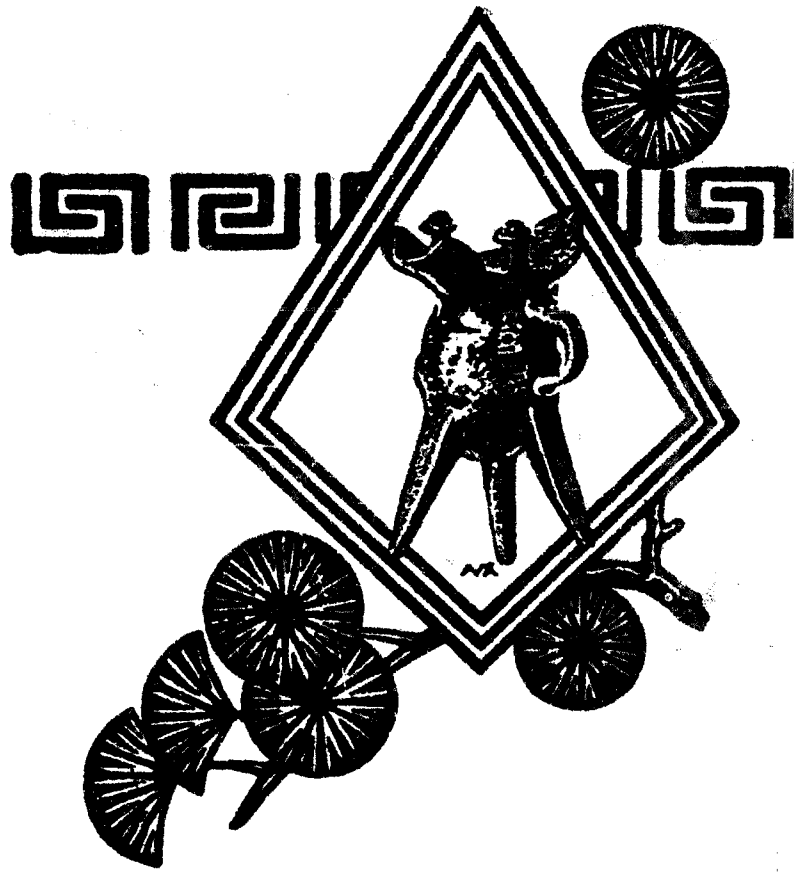


銅版  
中孟集註

3009529

1128  
4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箝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

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問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 有細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情實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 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備也章典法也 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筒音 同大 音泰 籟蒼 木反 洗先 上聲 徒儒 追反 射音 亦聞 去聲 假本 作嘉

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無稍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裁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

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德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

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王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

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揆度 度量 之度 音鐸

被去 聲

室舊臣無得泄也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也。然不急救正之。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間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

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畫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畫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

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

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人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

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

見音

謚音

中

孟

卷四

雜婁

三

廣益書局校印

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  
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  
侯之國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

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  
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  
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  
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  
其智及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

其效

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  
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

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  
雖常言之而未必知

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  
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做放音

朝音

以女知字昏坊本音婚般樂音洛教去聲

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感夫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

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

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遠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梁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

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

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

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後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

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音教皆若

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法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及為吾後

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中

孟

卷四

離婁

五

廣益書局校印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

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濯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

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

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宗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命於

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大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

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

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係原音

逝音

唱老音

於民之功  
於民之功  
於民之功  
於民之功

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春

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

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

則勿施於民。電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

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夫音泰。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

叢。鷖爵者鷖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陂與驅同。獺音蘭。爵同雀。鷖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

也鷖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

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艾者乾久益善夫初已深而欲求乾久之又困難卒辨然  
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公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

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棄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以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

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教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足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有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迥

親之喪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他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

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漸子 廉反

也坊 本作 矣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

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身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

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識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

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鯁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

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高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無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

京本 暗與 上無 其意

長上 聲

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氏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

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

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

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眊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其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

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

位 恠音

音快 恠音 上聲 廣音

去聲

與同 句上聲

去聲 下

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

援受不親禮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

之也權槌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為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

之不可守先王之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公孫丑曰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

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怨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

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有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思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彼法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母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

或又問此物尚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諷。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

坊本 平下 有矣 字

分去 聲

誦與  
音責

懲者  
呈

強上  
聲

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惡謂聞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聽不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然後用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

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

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

不敢易其言也然此 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

不復有進矣此 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

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予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

以此 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 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教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

啜也。饋，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河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

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言與告同也。蓋權

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君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感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

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

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

從音 叙

底京 本之 爾反 按洪 武正 韻止 郎二 音 共音 恭為 去聲 鑄胡 考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順承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命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闈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哉。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李氏曰：舜之

###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

夷，版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邳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地，近吠夷。畢，邳近豐，鑄今有文王墓。

地之

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

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象列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



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

輿濟人於溱洧

來去聲溱音臻有營姜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倫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

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細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

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過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

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馬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

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

劃四  
妙反

重早  
聲

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

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

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凡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君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篇且戒

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同時而處宜豈

為是○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請法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子弟之不賢逐逐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

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

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至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

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

養生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

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

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

又誘音

處音

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  
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

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  
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詳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  
者不祥故蔽賢為不詳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

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

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

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  
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

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  
涸下各反

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疏乎與之為故孟子以是答之 鄉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

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問達者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公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勵，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

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去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也。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聖

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真動揚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在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

傳去聲

見音問殺音曉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難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

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年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

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為山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

諫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應叙羣聖固以孔子之事繼之

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持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空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

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應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有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有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及害其患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東之衆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

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乎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然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在薄耳

鄭人使

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

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

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

歷坊 本作 曆按 正韻 屢曆 通用

上聲 揉柔

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來云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  
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鍍也扣輪出鐵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夫四夫也孟子言使井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  
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侮度斯雖全私思亦  
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持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家猶冒也不潔 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 反惡

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成 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 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

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言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 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

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 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

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 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 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

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 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

中 孟 卷四 雜 二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

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

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

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徹喪治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恩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惡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恩右

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

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

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

自反而忠矣其

逆溺音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

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

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

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

中

孟

卷四

離婁

二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

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望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

曰當其可之謂時前段後段其心一也故所遇皆其善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

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於一有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璽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

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人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思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

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拔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久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

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持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修我

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

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

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

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

此意如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

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

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賤古竟死。儲子齊人也。賤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

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

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潘音播。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由君

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終

訕山  
去聲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昊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

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罔下謂之昊天號泣于昊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慕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

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昊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

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

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

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實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如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

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

心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不得於君則熱中夫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夫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

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

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銀 賢音

人妻 之妻 如字

去上 並上 聲 空音 孔 盾淳 上聲 稠音

也慈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懟怨也。舜久頑母，惡當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安是廢人之大倫，以懟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

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免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

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

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美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砥，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拚，益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齋，與象共下三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

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砥，埒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

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坐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曰然則舜偽喜，心則益于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

中

孟

卷五

萬章

三

廣益書局校印



彫 圍音 話

舒京 本作 紆

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

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

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

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

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流徒也。共工官名。雖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

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比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昇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怨謂藏匿其怨。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

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

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象謂來朝親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請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

以政事接見有庠之意蓋古書之辭亦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

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其感孔子曰

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

京木 弟子 下有 也字 不安 下有 之字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

年喪，是一天子矣。朝音潮，炭魚及反。成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廢聲感不自安也。及及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野人之東鄰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下之事耳。

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虛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

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後

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遠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替叟既

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替叟。變

變齊粟。替叟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變變齊粟。敬謹恐懼之貌。

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替叟。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叟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叟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

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

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

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

言但困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

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

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

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

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

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

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

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

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朝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話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應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

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又音義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

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

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京本於下六字為句宜反長上聲怪

艾師 街反 證以

處音 許

其義一也

禪音攏。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及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之。腰臣負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羊園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羊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二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

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

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我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言身親見之言。於我之

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有天理當然者。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後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

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矣。行音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

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又不得而予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

我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病音  
令音  
與音

易去  
聲

向式  
亮反  
問去  
聲

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瘠於容反瘠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

瘠疽瘍醫也侍人食人也瘠姓環名皆特君  
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

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雖如字又音舉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  
彌子城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遊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

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  
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難

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問之孔子遂行過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勉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魯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

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之家得五年之皮而為之食，牛肉以干秦穆。

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來去聲。虞，號晉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謂汙也。可謂智乎？不可

并去  
聲今  
平聲

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

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辯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飯扶  
既反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處音  
杵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

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

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

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中

孟

卷五

萬章

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恩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

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腊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而為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篇詔九成是也。金鐘屬聲，

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

思去 聲

稅與 稅同

樂 加反 伯 各反 闕 反 穴 反 見 研 分 反

身 去 聲

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聖賢則巧也

中者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幾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

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借軻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

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

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

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

朱 邦音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

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

所食 如字

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

方七十里，君十卿祿，祿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

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耕者之所獲一夫

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

煨鳥 回反 盧徐 刃反 傅音 附

乘去 聲

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擬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收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音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

有獻子之家。前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

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

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思公魯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友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

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

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尊賢人也。平公之臣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仁曰天位。職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命。

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堯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

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尊。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尊。故孟子曰。其

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謙。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

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幣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

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

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權音 利又 青臘 去聲 曲反 勿反

警京  
本作  
愍今  
覆書

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賂則成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解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

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敵書作慈徒對反禦止也止人

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賢無凡民二字故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

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

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而較如字

淹坊本作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同多不義然有五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滿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也事道矣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必行道為事也事道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

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過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之為說○孟子曰仕非為

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之為說

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

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 柝行夜

薄蓋任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為為反 會王外反

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充則易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

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

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

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 不仕而食

其禮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

子與

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

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子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約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

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

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

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

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取音 用本 下有 也字 及

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子去聲。能養

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

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

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曰：為其多

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

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

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

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來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後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帶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

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

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

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砥，如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砥，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夫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

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任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

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惟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

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

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等去之或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

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

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

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就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



中

孟

卷五

萬章

二十八

廣益書局校印

同不可執  
一論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 中孟集註

校閱者 王文英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册定價三角

